



内马尔在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打入挽回颜面的点球，但巴西仍以1比2被挪威淘汰

# 在梦开始的地方“最后一舞”

北京时间7月6日，当维京人的怒吼响彻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来自北冰洋的冷风将桑巴军团热情洋溢的世界杯六星梦想彻底冰冻。“魔人布欧”哈兰德用两粒干净利落的进球挡住了巴西人前进的脚步。身披巴西队10号战袍的内马尔尽管在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打入挽回颜面的点球，但仍无力帮助他的球队留在美加墨的赛场。巴西以1比2被挪威淘汰后，内马尔又一次流下热泪，而这一次，就是他在巴西国家队的“最后一舞”。

## 桑巴军团最后的舞者

本场比赛结束后，内马尔宣布结束他16年的巴西国家队生涯。“我努力过，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过，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是在这里开启国家队生涯的，也是在这里结束它的。”内马尔口中的“这里”，正是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2010年，内马尔在这座球场进行的美国队与巴西队的友谊赛中完成了自己代表巴西国家队的首秀；16年后，他在同一座球场结束了自己的黄衣生涯。

内马尔在巴西队的出场次数定格在129次，打入80球，送出59次助攻。近年来，本以球风华丽闻名世界的巴西足球逐渐功利化，而内马尔则成为了桑巴军团最后一位“舞者”。在他入选巴西国家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内马尔都是巴西队当之无愧的领袖。内马尔在场上似乎总有不完的创意，他的球风是那么灵动，却始终无法摆脱现实主义和功利足球的沉重。内马尔总会遭遇数不清的暴力拦截，而这一次，他已经无力再次起身。

“在这片绿茵场上，任何超越飞翔的思想都会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太重了。”在足球公式化越发严重的当下，拥有精灵般球风的内马尔反倒成为了球场上的“异类”。在罗纳尔迪尼奥之后，内马尔被视为球风最接近他的人。如今的巴西队尽管拥有威尼修斯、恩德里克等一众青年才俊，但他们都不是能在球场上“跳舞”的人。

## 西西弗斯式的宿命

回望内马尔的国家队生涯，一种悲凉感油然而生。在这16年里，内马尔仅帮助巴西队收获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足冠军，这更是一个聊胜于无的安慰奖。2014年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内马尔在四分之一决赛重伤离场，而他的球队在半决赛被德国战车7比1无情碾压；2018年在俄罗斯，巴西队倒在了比利时“黄金一代”脚下；2022年在卡塔尔，内马尔在四分之一决赛加时赛的进球一度让巴西队看到晋级希望，却仍挡不住克罗地亚的绝命反击……

巴西队上一个获得的重要国际大赛锦标还要追溯到2019年的美洲杯，但内马尔在这届比赛开始前的热身赛中遭遇重伤，也错过了代表巴西国家队捧杯的机会。在巴西队星光逐渐黯淡的这段时间里，内马尔是桑巴军团唯一的门面，但他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

巴西足球从不缺天才，但在内马尔所处的时代，恰恰是巴西从“群星璀璨”走向“单核扛鼎”的时代。他不再是罗纳尔迪尼奥、罗纳尔多或罗纳尔迪尼奥身边的一个“天才拼图”，他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孤王”。2014年的椎骨重伤、2019年美洲杯的宿命，他一次次将巨石推向山顶，又在临近顶点时眼睁睁看着它滚落。

在内马尔离开后，哪怕是从不缺少天才的巴西队，恐怕也很难再遇到这样

一位球员了。你可以不喜欢内马尔动作的花哨，你也可以嘲笑他倒地后夸张的惨叫，但你不能否认他在场上天才般的创造力，以及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愿意为国出战的决心。

## 浪漫是不合时宜的伤口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16年，从同一个地方出发，又在同一个地方抵达终点。命运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对称，为这段旅程画上了句号。那些灵巧的过人、那些猝不及防的创意、那些被犯规后翻滚又挣扎着站起来的瞬间，都随着内马尔的离开，被锁进了时间的抽屉里。巴西足球从来不缺天才，但怕的是天才不再被允许“跳舞”。当绿茵场变成算法和数据的角斗场，当每一次触球都要计算效率与产出，内马尔式的存在，就成了一种固执的浪漫，也成了一道不合时宜的伤口。

本场比赛后，仍会有人接过桑巴军团的10号战袍，他还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奔跑、拼抢、进球，甚至帮助巴西队摘得他们梦寐以求的第六颗星。但那个会在球场上“跳舞”的人，那个把足球踢成诗的人，那个一次次把“平民”巴西队扛在肩上，并一次次为之流下热泪的人，再也不会有了。

曲终人散，但舞步仍留在风里。风如果记得，请吹回2010年的大都会人寿球场——那个来自桑托斯的神童小子，正首次穿着他梦寐以求的黄色战袍踏上球场。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巴西队球员内马尔在比赛后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发

英格兰3比2淘汰墨西哥强势挺进八强

# 图赫尔坐享“双核红利” “定海神针”凯恩最靠谱



英格兰队球员哈里·凯恩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2026世界杯1/8决赛激战正酣，球迷期待已久的英格兰对巴西的1/4决赛没有出现。图赫尔率领英格兰强势挺进八强，安切洛蒂执教的五星巴西却爆冷止步16强。两位主帅境遇天差地别，并非图赫尔执教水准碾压安切洛蒂，核心原因还是两队整体实力尤其是领军人物存在巨大差异。英格兰坐拥凯恩、贝林厄姆两张王牌，阵容稳定、军心稳固。五星巴西却星光黯淡，队内彻底陷入没有领袖的窘境。

本届世界杯英格兰的稳步晋级，最大底气源自队内两大核心的极致发挥，也是图赫尔执教之路格外顺遂的关键。凯恩与贝林厄姆不仅都是王牌得分手，在防守端同样毫不惜力，撑起了球队的争冠骨架。队长凯恩兼具支点策应、终结得分、稳定军心的多重作用，无论球队顺境攻坚还是逆境承压，凯恩始终保持稳定输出，是球队最可靠的定海神针。

在英格兰3比2淘汰东道主之一墨西哥的1/8决赛中，23岁的贝林

厄姆当选全场最佳球员。贝林厄姆不仅两分钟攻入两球，打破墨西哥在本届世界杯的不失球纪录，还有4次解围和全场10次对抗成功，这位全能中场硬度拉满，全场攻防覆盖，敢于承担重任，不惧高压对决。凯恩比贝林厄姆年长10岁，一老一少两大领袖相辅相成、各司其职，顺境收割比赛，逆境扛住压力，让图赫尔的战术部署可以完美落地，无需耗费过多精力弥补阵容短板，执教自然事半功倍、幸运顺遂。

巴西队阵容短板全面暴露，队内彻底失去具备大赛统治力、绝对中流砥柱的领军人物。皇家马德里边锋威尼修斯拥有顶级天赋与豪门身价，但始终欠缺顶级领袖的杀伐气质与责任担当。当巴西在世界杯1/8决赛生死战获得点球，威尼修斯作为球队第一核心，本该迎难而上、扛起全队希望，他却选择让出点球主罚权，回避高压挑战。对比同年龄段的贝林厄姆主动扛责、逆境救主的格局，威尼修斯的领袖气质短板暴露无遗。

一边是双核坐镇、领袖扛旗的稳定强队，一边是实力下滑、没有核心的没落豪门，英格兰和巴西的基本面差距，注定了本届世界杯的不同结局。安切洛蒂虽有顶级战术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这场无缘上演的英巴对决，清晰揭露了两队的真实差距。图赫尔不只是战术出色，更得益于凯恩、贝林厄姆两大王牌的强力扛鼎。安切洛蒂的出局并非执教能力不足，而是深陷巴西实力下滑、领袖断层泥潭，仅凭名帅的执教功底，终究难以弥补巴西队硬实力的致命短板。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 “学诗浑似学参禅”

□吴思敬

“以禅喻诗”，是中国古代诗话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南宋诗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有“论诗如论禅”的说法。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人切玉刀”（《赠嵩山侍者学诗》），则从诗与禅可以互相借力的角度，透辟地阐明了诗与禅的关系。

禅是一种宗教，是一种哲学，同时也是一种隐秘的心灵体验。冯友兰说过：“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认知方式上说，禅宗不是靠概念推演，而是靠直指人心的顿悟，即所谓“永恒在瞬间”或“瞬间即可永恒”，其核心是让生命超越现实的拘囿，进入永恒之中。禅宗希望超出生世烦恼，追求精神自由，但又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不否定个体生命的幻想，适应了不同时代失意而苦闷的知识分子寻求精神解脱的愿望。

从语言上说，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禅宗认为，禅是不可言说的，要言说也要绕路而行，因而特别强调闻声悟道、见色

明心，所谓“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是也。冯友兰说：“禅宗中底人常说：善说者终日道如不道，善闻者终日闻如不闻。宗果说：‘上士闻道，如印虚空。中士闻道，如印印水。下士闻道，如印印泥。’印印空无迹，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禅看似不可言说，虚无缥缈，但并不排除默语、身势语、机锋转语、问答答西、答非所问等间接言说，而上述种种，本质上均是暗示。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又与诗人在审美创造中的思维方式得以沟通。荷尔德林在一首诗中说：“自古以来/诸神的语言就是暗示”（《面包与酒》）。海德格尔对此解释道：“诗人之道说就是对这种暗示的截获，以便把这种暗示进一步暗示给诗人的民众。这种对暗示的截获是一种接受，但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给予。”诗人在创作中同样强调这种暗示性，强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强调表达的疏密得当、不即不离，具有一种含蓄、空灵之美。由禅悟到诗歌

创作的直觉思维，由禅境到追求无言之美的诗境，一脉相承，成了中国诗学中非常重要的传统。宋代诗人吴可写过一首《学诗》：“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鲜明地表达了学诗与参禅的关系。参禅是生命觉悟的过程，写诗则是将生命的觉悟落实于言语的过程。禅看似不可言说，但真正走了进去，领悟了它，却能感受到它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与人的精神品格、思维方式、艺术素养等有密切的联系。“自古诗情半个禅”。诗和禅一样，不提供定义，只是显示鲜活的情感与心灵状态。面对世界，禅家强调“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这与诗人主张的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颇有相通之处。古代诗人早就发现，读一首好诗时的体验和参禅的某个瞬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相似。细品那些传世的优秀诗歌，不仅能感受到音

韵之美、意象之美，且能领悟到蕴涵其中的哲理，能体味到溶解在生活中的秘密，而这与领悟禅机、禅趣，进入禅的境界，也确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陆游晚年曾教导他的儿子陆涛：“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子遹》）。意思是说，一个诗人写诗，光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要在阅历、学养、操守、精神品格等方面下功夫。这一点，对禅诗的写作者来说尤其重要。禅诗的写作，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被称为“诗佛”的唐代诗人王维，其字摩诘，源于古印度著名的在家修行的维摩诘居士。王维视其为精神偶像，半官半隐，日常诵习佛经，与南北宗僧人均往来，其禅诗写作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他的《鸟鸣涧》《辛夷坞》《鹿柴》《山居秋暝》等诗，字面上并无佛理禅思的痕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由优美的意象构成的画面，而佛理禅思则寓于其中，可让人思而悟之、味而得之。

# 无处不江南

□谢光明

前日，在一个微信群里，围绕哪里是江南吵得不可开交，各方都能拿出历史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到底哪里才算是江南，这其实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翻开地图，长江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过岳阳，入安徽、江苏，在扬州与镇江变得开阔平缓。再往南，太湖流域，钱塘江两岸，河湖密布，水汽氤氲，一年里有大半时光浸润在雨里，空气都能拧出水来，这就是地理上众所周知的江南，一块被长江水与太湖水共同塑造出的泽国。

至于文化上的江南，范围有些模糊，它似乎是一种气味，一种色泽，一种声音，甚至是一种感觉。杜牧的《江南春》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只一个“烟雨”，便写出了江南的神韵。摇橹欸乃一声，带着吴侬软语糯糯甜甜的诗韵，一阙阙小令，是水墨画里的留白，马头墙上的弯月，是昆曲水磨腔里的婉转，是一种细腻温婉，精致到骨子里的情调。

江南好，被称为小江南的地方就多，比如宁夏平原的“塞上小江南”、陕西汉中的“西北小江南”、黑龙江东宁的“塞北小江南”，连内蒙古扎兰屯地区也有“小杭州”之称。去年我和女儿女婿一家去西藏林芝旅游，尼洋河谷里，桃花灼灼，开得如云如霞，衬托着远处的雪山，误以为是在烟花三月的徽州老家。我想起《诗经》里的句子：“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样的桃花，种在雪山下，这里就有了“西藏江南”的美誉。

“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世人对“江南”的向往，说白了

是对理想生活的模仿与渴求。每个地方都希望自己能有一块宝地，有水，有绿意，有温柔的气息，好让人们在粗犷或严酷的环境里，得到一丝慰藉，一处精神的栖息所，所以就有了一个个数不清的“小江南”。

如果只把江南理解为某一片具体的土地，一处特定的风景，这样的江南就显得狭隘了，不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觉得江南更多是一种心境。它超越了地理的界限，成为一种文化的基因，一种审美的情趣，一种情感的寄托。你想，客居他乡的游子，每逢细雨霏霏的春日，或月明星稀的秋夜，心中所念的是村口的老树，是故乡的老屋，是母亲轻轻的哼唱，那是一种湿润绵软的惆怅的江南。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去北方一个干冷的小城访友。记得当时夜里下了一场雪，清晨推窗望去，白茫茫一片，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朋友见我发呆，笑道：“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江南好。”我摇摇头。那一刻，我想起的不是黄山的云松，也不是西湖的潋滟，而是南朝文学家丘迟《与陈伯之书》里的句子：“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十六个字，写尽了江南的生机与美好。但奇怪的是，站在北国的雪地里，我反而觉得更贴近我心中的那个江南。

现在，我似乎有些明白江南在何方了。它在雨里，它是落在青石板上的水花。它在诗中，是杏花春雨的意象。它还在画里，是留白无尽的想象。江南不只是一个地名，或许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江南，它一直都在心里，不是在远方。

# 布拉格旧事

□周国强[日本]

站在伏尔塔瓦河畔，看着它静静流淌，蜿蜒穿越美丽的千塔之城布拉格，脑际不禁响起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的交响曲《我的祖国》。

20多年前的一个初春的早上，我坐夜行长途大巴来到了这座让我魂牵梦绕的千年古城，波希米亚人的故乡。晨曦微露，曙后星孤，遍布涂鸦的破旧有轨电车叮叮当地驶过。迎着拂面清风，我直奔那条大河。

晨霭轻柔般笼罩在河面，三两垂钓浮舟点缀其上，安详如梦境一样，全无塞纳河、泰晤士河百舸争流的嘈杂景象。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字从未走远。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以及当年锐不可当所向披靡的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

晌午，饿了。买了个汉堡，举着在路边

吃。突然耳边响起一阵高分贝带大碴子味的乡音，定睛一看，竟是几条亚裔壮汉勾肩搭背地过来了。我自报是背包客。哥几个倒也客气，聊了聊，有说在这儿开超市的，有说是开网吧的，一黑胖子说他是开餐馆的，店里有鹿肉。没吃过，于是要了地址，天一擦黑，我就奔那店里去了。

店面不大，倒还热闹。黑胖子老板不在，金发碧眼的小女服务员拿来菜单，完全看不懂。说了半天不得要领。于是讨了纸笔，画了头鹿，小丫头惊呼“斑比”……总算搞定。要水，大概知道中国人多喝热水，端上来一杯，滚烫。再找小丫头，没了。晚高峰时间太忙顾不上我，于是我自己去兑凉水，却瞥见厨房一角那黑胖子正在挥汗如雨地奋力刷碗……

店里的音箱响起《我的祖国》的旋律。窗外，伏尔塔瓦河依旧静静流淌，流入漂泊人的梦乡……



漫步羊城之人民公园(写生)  
□廖焯勋